



讀禮疑圖卷之五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會稽季本編著

山齋易氏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宮門屯衛兵則以南軍名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遂謂之北所以別也又曰北軍徼循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南軍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

山堂章氏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

今按南軍猶今之親軍北軍猶今之京軍也或曰親軍環衛於前故曰南京軍護從於後故曰北

惠帝七年帝崩太子即位呂太后臨朝稱制八年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爲梁王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呂產爲相國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章有氣力居長安宿衛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

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絳侯周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勃乃與丞相陳平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監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猶豫未決九月

禮苑卷之五
平陽侯曹窋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戰因節信馳斬長樂

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今按兩漢書皆無兵志惟遷固於高后紀序南北軍之說北軍居外中尉掌之南軍居內衛尉掌之軍分內外各有司存而太尉尊官位在丞相之下專掌武事蓋本兵之重任也南北二軍宜皆統焉然非有漢節則軍壘亦非太尉所得而入既以紀通持節矯入北軍則南軍亦可以入矣然曰尚有南軍則南軍時爲呂產之所制猶恐不能勝耳故先以計使曹窋告

禮記卷之五
衛尉毋入產殿內蓋衛尉者必平勃先所更置以陰
携產黨者也而劉章又本親臣又居宿衛則使監軍
門而予之以北軍千餘之卒因入未央宮掖門誅產
此皆假紀通之節而制權者也未央宮天子所居也
宿衛之臣可以入焉長樂宮則太后所居也別有長
樂衛尉各掌其宮而不常置時則呂更始爲之雖章
以宿衛之臣亦不易入故必因謁者之節而後能通
此可以見漢南北軍制之嚴矣昔成王將終命大臣
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
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

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
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敢承也如此則體統
尊嚴樞機周密而兵權散主安有偏屬一人之患哉
觀周勃以太尉掌武又與丞相協謀而南北軍皆不
得入然猶能監護諸將也苟有天子之命則亦倚太
尉以行焉漢制庶幾近古矣詳見後分敘南北軍條
下○謁者亦郎衛之官屬郎中令掌賓贊受事及上
章報問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者爲之
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事

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

禮苑卷之五
師古曰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

今按南軍即自郡國番上爲衛士一歲者

郎中令秦官掌公殿掖門其屬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多至千人武帝更名光祿勳期門羽林皆屬焉武帝始微行詔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六郡良家子選給常執兵迭從比郎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平帝又更期門爲虎賁主宿衛

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今按六郡本南軍衛士所當番上之郡國也但於其中選良家子能騎射者爲長從耳期門父死子代羽林死事者子孫皆家世爲之故朱子曰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今用軍卒

徐氏官考曰周之兵制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虎賁之遺意歟

今按虎士八百人非兵也食祿之士也漢貴游子弟宿衛宮門之內即此制

漢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山齋易氏曰古者環衛有二等宮正則領貴游子弟宮伯則領宮徒從事漢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論者以衛兵既屬衛尉而郎中令均是宿衛皆為南軍此殆不然郎衛兵衛固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郎中令更為光祿勳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其職實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歟兵衛之屬衛尉者固可考知若光祿勳之屬官郎將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屬之南軍所謂守門

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

今按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國有故則令宿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令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掌其政令行其秩序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故作宮衆則令之夫宮正則曰均稍食可見其皆食祿之貴游故以德行為主欲其暱近皆正士也宮伯則曰作徒役可見其為領軍之兵衛故以政令為主欲其徼候皆同心也此兵衛之所

禮苑卷之五
以爲南軍而郎衛不得以軍名也郎衛雖不得以軍名而亦執戟以衛王宮如周書虎賁之類蓋亦侍衛之要職焉故東萊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然則古者郎衛之職殆不止於守殿門充車騎而已○又按後志虎賁羽林俱掌宿衛侍從故謂之長從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屬官有中壘等令丞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外相爲表裏以擒奸討猾師古曰徼巡繞也

今按北軍自三輔番上以掌京城門內兵者一曰巡徼京師一曰戍中都官又曰給中都官皆此兵也但其部分之法則不可得詳耳中尉屬官有中壘則北軍別有壘垣軍門自周勃爲太尉亦必得漢節而後入蓋壘門者重兵所屯之處其地甚嚴漢初已設則不待武帝分置中壘校尉而始有壘門矣補兵志曰南軍則衛士是也北軍在未央宮北爲軍壘置中壘守之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輒罷武帝時有諸校則常

屯矣蓋漢初未有中壘校尉所謂中壘者乃屬於中尉之令丞也中壘之設宜常屯重兵補兵志何所據而以為事已輒罷邪

武帝增置八校尉

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粵恐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為胡騎知越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凡八校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

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

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屯兵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者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師古曰胡騎之屯池陽者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

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虎賁校尉掌輕車

師古曰自中壘至虎賁凡八校尉城門不在此數中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

侯城門初無兵自戾太子事後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

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門各有侯

今按城門亦北軍城內之兵今另設一校尉專以領之百官表列於八校尉之前今考武帝擊南粵在元

鼎五年戾太子反在征和二年則城門校尉之置當在八校尉之後不在八校尉數內然亦北軍之所分也陳氏博議以十二城門兵為南軍則非矣得無以後志載光武中興之制城門之中正南平城門北宮門屬衛尉通列於城門校尉而因得與南軍相關邪然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則其任亦甚重矣

山齋易氏曰漢初中壘本中尉之屬有令丞至武帝始陞為校尉止於七校加以中壘則並七為八矣或曰武帝之八校北軍也大抵軍之在北者皆名北軍

故八校亦可以北軍名之特非中尉之北軍耳官表不言八校屬中尉疑中壘自此專統北軍與中尉異司若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則武帝改中尉為執金吾果何職歟嘗考之執金吾自掌中尉之北軍八校自掌八校之北軍以其各有司存故史氏特以校尉列於城門之後惟中壘校尉自別掌北軍壘門內特與金吾相關屬若所掌西域則無與乎金吾也蓋執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尉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此則校尉之不屬執金吾也李德裕謂武帝內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蓋亦後世諸

儒之論耳

山堂章氏曰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大槩令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為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南北軍之制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尚祖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周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

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今按八校尉之置所以分中尉之權也八校尉之軍

舊皆三輔番上為中尉之所專統特以中壘今丞設軍壘別置精兵以備警急耳今中壘陞為校尉專掌壘門屯兵不屬中尉蓋八校尉之所掌者取選募之精兵分屯城內但其所領事有時在外如長水池陽之類故其分屯不常專在一所而實則猶存城內北軍之名也惟中壘猶與中尉相關而中尉之所掌已分執金吾之職尚不廢徼巡京師與戍中都官之舊耳其實兵權已屬中壘不相統制矣此武帝慮患防奸之術也但章氏謂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增置羽林期門則明指中壘兼

統七校尉如光武之以北軍中候監五營校尉也殊不知中壘與七校本皆秩二千石不相統屬自足相制烏得云中壘之權太重邪且期門之置在八校尉前二十六年羽林之置在八校尉後八年本爲長從而設豈以中壘權重之故哉又謂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則羽林期門本屬光祿勳宮殿門內之官而執兵送從者不可以軍名也亦以衛尉所掌南軍與宮內事有相關故遂誤以爲南軍耳又三輔黃圖謂中壘屯騎虎賁屯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八營宿衛王宮亦非矣蓋此八營皆北軍也豈以光武時併爲五

營校尉皆掌宿衛兵而遂謂八校尉亦同其制歟大抵章氏之說本於補兵志多雜後來改更之制不若易氏考究之精詳也○又按武帝八校部署太多事無統紀夫本兵之權宜在司馬漢之太尉古大司馬之任而列於三公者也兵政苟不盡以相屬則樞機要務孰與綱維邪自元狩間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寵及親嬖而兵不在焉非復古者夏官之舊矣然此豈自武帝始哉高帝躬親征伐武事不以屬人自是有事則置無事則省太尉之設亦不常也文帝初自代來未敢以兵權授漢老臣但以其腹心分領故

薄昭爲車騎將軍宋昌爲衛將軍而虛太尉不置者二十六年則太尉亦不過偶因四方兵事而設耳幸而國勢方張猶能駕馭異日乾綱少解兵柄下移則人持私見異同莫得其協和將各專成進退每牽於衆主欲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難矣哉然則光武併爲五營而監於中候蓋有以知其勢不可行矣山堂章氏又曰漢初南北軍亦是更番調發一歲一更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期門羽林則長從始此又曰漢兵出於民凡其往來繇戍者道中衣糧悉自

備從軍旅賫或自貸子錢家兵猶未衣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食其所至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又曰西漢之世財用沛然以京師無重兵耳高帝征黥布發關中兵及惠帝末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皆調兵民間因事設屯事已即罷非繫京師所養之兵又曰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西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考之總計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

兵數無可考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
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
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
二萬人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增置亦不過倍
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
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

今按章氏據後志計漢兵之在南北軍者不滿二萬
人而著其財用沛然之美蓋書生姑息之見也此但
可語光武中興罷兵之制耳豈安不忘危之常道哉
漢初之制殆不如是周制天子六軍當有六萬人而

副卒五倍合為三十萬人漢高去古未遠必嘗聞此
矣其置南北軍雖無以稽其正副之實亦豈宜不備
六軍之制哉故南軍自郡國番上為衛士北軍自三
輔番上給中都官會合全數總成六軍寧不謂之重
兵乎杜佑之說蓋本此意宋韓絳亦曰漢唐重兵在
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皆不為無見焉然後志
不滿二萬之數正中興時制也豈宜據以為舊法哉
但舊法於古六軍正副之數則容有不及耳何則井
田既廢失業者多欲使千里之畿盡同萬乘之賦則
民數未明經綸不及遂以分番天下姑具六軍雖遠

兵欲其習勞外帥欲其殺勢未免於後世功利之見而因民定數使之不困供輸此亦高帝隨時制賦之宜也然六軍之單必不可少蓋不如是不足以守衛京城控制四國故慎選精兵更番入直貴精而不貴多焉主於能守其國而已故有事調發則徵郡國兵而禁兵不出意其京師無副卒耳當時兵出於民凡所調發雖繇戍之遠道中亦自備衣糧所戍之地皆以過更錢爲久計從軍或自負子錢雖庫兵車馬亦令人自出不限於先王官給之制是養兵之費不出於官猶有寓兵於農之遺意焉惟遠征食郡國之粟

此則衰世因糧於敵之餘習而亦以節畿內之財也以此制兵國宜常裕而况其軍未必有副卒乎故當天下既平相安無事繼以文景恭儉財用自宜沛然豈以京師宜重之地而可太減從輕乎雖其數不若後志所言之少然亦僅能自守而不足以充調發是以武帝好大喜功狹小祖宗制度首開募兵之端不吝養兵之費而高帝之法始一小變矣然所募者不過習知胡越事之人與能擊匈奴之勇敢士而南北軍之番上者固仍舊也又選募貴精兵無冗濫初亦未至有大費也及兵釁既開漸多增置飲食蓋若流

矣迄于昭宣募兵益廣動踰萬人於是列屯坐食官
困養兵而高帝制兵之意遂大失焉光武中與人方
厭亂乃懲前朝黷兵之禍欲要一時節力之名先省
京師居重之兵復罷郡國都試之法則衛士所存之
番皆非素練者矣當寧謐之初亦無不可如後世何
彼徒知西漢時國富民安可以無兵守固謂雖去兵
可也而京師單弱尋至募增明帝以後募兵益困東
漢之衰蓋由光武啓之矣光武亦書生耳豈足以當
高帝之材畧哉後儒特以西漢兵無可考而光武能
復漢儀遂據後志以定高祖制兵之額而反譏杜佑

重兵悉在京師之言此豈識時務明遠猷者邪故曰
章氏之論書生姑息之見也○又按朱子有曰自六
國至秦漢以下未有長征兵今以漢募兵事觀之則
長征兵不待唐府衛法壞而始有矣然長征與長從
不同自其扈從而言則曰長從自其調征而言則曰
長征豈漢昭宣以後募兵雖廣而事已即罷故朱子
云然邪詳見後引唐李林甫募長征兵條下
山堂章氏又曰古者禁衛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
師兵不以出征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則
失之矣

今按禁兵者宿衛之兵也以其守王宮而重之其不出宜矣若畿兵則古者邦畿千里出車萬乘分番城守餘卒尚多故四方征調每發六軍畿兵無有全然不出之理則武帝之發中尉卒擊呂嘉未爲非古也但漢世京師六軍無副不足以備征調故高帝之制南北軍不出而有事常調郡國之兵則武帝不能守成法矣然高紀十一年嘗發中尉卒軍霸上則距長安東三十里耳固亦守護京城之事非調征也呂嘉南粵相也○又按漢兵散在郡國則爲王侯郡守之兵宜嚴爲之禁非有銅虎符爲驗不可發兵是以兵

散天下而權歸一人此漢防微杜漸制兵之大畧也古者以牙璋起旅漢初則以羽檄召兵于郡國後用銅虎符此亦章氏之說也史記孝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銅虎符者發兵之要驗也然在戰國時魏公子無忌猶取魏虎符以奪晉鄙軍漢氏已爲天子豈得久無虎符而至文帝時始置邪觀齊王襄欲發兵誅諸呂其中尉曰欲發兵非有虎符驗也則惠帝時已有虎符矣謂文帝時始史誤傳耳然則用羽檄召兵蓋高帝時事也觀高紀八年以羽檄徵天下兵未至而封趙將四人各千戶則銅虎符之制

尚當在其後耳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以召兵其有急則加鳥羽示速也應劭曰銅虎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光武京師南北軍如故於北軍則併胡騎虎賁二校爲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於南軍則光祿勳省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衛尉省旅賁及衛士一丞

今按後志北軍中候一人掌監五營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各校尉一人掌宿衛俱屬北軍中候武帝

原置中壘胡騎虎賁并前五營共八校尉今以胡騎併入長水虎賁并入射聲而中壘舊領北軍營壘之事今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而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旅賁衛士皆衛尉之屬也又有執金吾掌宮外戒司水火非常之事此皆中興制也執金吾本中尉舊領中壘者今中壘爲中候則與執金吾分爲二職矣光祿勳與衛尉本二職也又有城門校尉掌洛陽十二城門屯兵而其正南平城門北宮門乃屬衛尉則衛尉以南軍而制京城內也中候本掌北軍營壘而宿衛兵皆屬焉

則中候以北軍而制宮門內也其內外相維慮甚密焉意其更番之法則必郡國為南軍三輔為北軍一如其舊說者乃因光武兵制南北相通遂謂皆從郡國番上若遺三輔然者竊謂光武中興變更制度雖多沿名失實而高帝之法或亦不能盡廢焉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隸兵如故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假軍吏悉還民伍惟更踐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

山齋易氏曰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

之任若三輔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甚邇則兵事非所掌故都尉與兵卒不屬左右京輔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

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每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

師古曰假軍吏軍中權置吏也自函谷關以西皆名關中

今按關中即三輔地光武罷郡國關中都尉而太守不復都試惟京師番上之兵如故觀禮儀志言罷饗衛士必勸以農桑則衛士之番上者固未廢也然所

以罷外兵者恐無用之人冗食蓋貴精而不貴多之意也故其詔曰國有衆軍並皆精勇其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假軍吏悉還民伍則高帝一歲爲材官騎士之制盡廢而專恃京師之兵矣古者天子萬乘分爲六軍以待天下之變未嘗不恃京師之兵也然天下諸侯各有兵衛變生倉卒皆足防微非有不得已之重役不勞天子命將出師而六軍副卒更調有餘亦豈資兵於京師之外哉今南北二軍雖猶重內比古六軍僅能自衛而郡國罷兵緩急無備既無以戒不虞而威不軌乃專倚京師異日疲於奔命

安能保其不乏乎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去兵非制國之常道也况緣邊亭埃不易盡除乎故易氏謂光武罷都尉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輒復臨時補置是以增屯設戍營塢漸多果至京師之兵不勝徵發而長從募士日益衆矣故其季年馬援擊五溪蠻募十二郡士及弛刑囚四萬餘人而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不得不困於養兵矣故光武之罷郡國兵及都試書生之見也東漢之衰實自此始然則兵可以精選而豈易遽去哉前論杜佑謂

漢重兵悉在京師已發其意矣章氏又別有通論兩漢南北軍本末二條併附於後云

山堂章氏曰漢以南北軍相制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爲之初未始有定在之兵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募知胡人事者爲胡騎知越人事者爲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權太重而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爲宿衛與衛尉同掌宮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師兵猶未遠出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粵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如故有警則

發雖金城去京城遼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矣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寔弛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并省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番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又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以將軍將之事已則罷京師止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

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多民多
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
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
符甚整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
兵制又壞矣昭宣以來其弊口甚募及奔命調及惡
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胡越騎從
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定制皆自武帝啓之及
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自光武罷都試而外
兵不練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
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於漢哀匈奴之寇

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
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營衛選衰
兵亦單弱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盜起一
方檄被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
北於是羌寇輒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此其興兗豫
之兵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桓靈之世
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
可勝數黃巾既殄而蕭牆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今出
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
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者北軍不助遂又夷滅何

武袁紹懲其事欲籍外兵以除之實召邊將闔宦雖除而董卓之勢已成義兵四起群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爲之

今按章氏謂南北二軍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京城亦從郡國番上又謂武帝增置八校皆屬中尉又謂羽林期明爲南軍之兵皆本補兵志與漢舊制不合辯已見前矣買復猶言買閒漢世復除之條最多買爵至千夫則復入粟受爵至五大夫則復民產子則復罷癘則復功臣後則復流民則復養民馬則復宗室有屬籍及關內侯則復或賜外繇或著外繇或除

更繇有復其繇役者有復其稅租者有終其身者有復其家者有復一歲者有復二歲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者有復後世者然多衰世之事也故元紀曰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正謂此也七科謫吏有罪一也亡命二也贅壻三也賈人四也故有市籍五也父母有市籍六也大父母有市籍七也本張晏註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本李奇註召邊將謂董卓時以并州牧將兵也事見靈帝元和六年漢初用都尉兵征伐後用京師兵又其後用州牧兵此漢兵之三變亦章氏之言也章氏謂

漢之兵制至光武盡壞是則然矣但最失古義者惟在士人不得與宿直執戟之列而郎官三署盡為諸黃門之廬三公權輕而宦官勢重此其所以流禍之遠也不然則兵制雖或少踈政權猶未失馭患亦何自而生哉故林氏謂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者正以其不任三公而大司馬不得預兵政故也雖然自西漢以太尉為專官而本兵無統久矣况光武又多置黃門乎及靈帝崩而何進欲召董卓誅宦官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漢家

璜山濤皆言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凡有征調多發奴兵兵既無制而晉亦隨亡自宋以下皆仍晉舊當其時內外多虞兵力不足或倩民丁或募武士而江東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由是盡戶發丁王公子弟亦皆從役重以將由上御士無專統其兵制不足言矣惟西魏文帝時創立府兵之法輕重不偏內外相制而又兵出民間不資官養於後世獨稱善焉

周太祖宇文泰輔西魏文帝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

六軍籍民之材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刺史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糈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秦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六員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今按府兵皆選民之材力者籍之則羸弱不入府籍者不得爲兵但以供軍耳六家供之其法本於司馬法載成周甸出一乘之說一甸六十四井爲家者五百一十二每乘七十五人則六家零七分強而出一人或謂宇文周制府衛七家共出一兵則緣六家七

故事奈何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自士人不爲郎中預宿衛而五營兵士畏服中官矣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後魏孝文帝定都洛陽選天下勇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爲羽林虎賁司州之民十二夫調一吏爲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

今按魏孝文帝季年自代遷洛陽治司州亦以外兵爲衛士畿兵供公私力役公役蓋備京師之徼循私役則給百官之僕從大抵皆仍漢舊也但宿衛則選

勇士十五萬人又有代來軍士而力役則十二夫所調一吏之中更卒四年之內歲皆分番而上似乎宮衛人多京衛人少輕重之勢大有不同至其養兵之費則京衛皆自備衣糧而宮衛選留者當自縣官給食不可以爲盡同於漢焉自漢以來兵皆無志無以考其詳魏承漢後畧如東京南北軍故事觀其置領軍將軍以領中壘則光武五校之制也州郡典兵各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以移豈非政權偏屬之過哉晉武平吳悉罷州郡兵則矯枉過直矣故陶

分強而舉成數言也朱子則謂都鄙以四起數六家始出一人蓋世儒所傳聞如此宇文周實倣此耳鄴侯家傳曰周初置府兵皆於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選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調郡守農隙教戰閱兵仗衣馱牛驢及糗糧旨蓄六家共備撫養訓導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衆隋受周禪滅陳而天下一統府兵之力也唐朝因之平定天下亦府兵也則府兵非自唐始皆仍周舊耳時尚未改州郡爲府以其爲兵所藏而有府名耳郎將即唐折衝都尉之職也鄴侯李泌也

北齊兵制別爲內外領之二曹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今按下條言隋承周齊府兵則北齊此制亦府兵也但其說不詳耳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而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外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也

今按通鑑隋煬帝大業二年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衛蓋十二衛之外有左右備身府左右監府門共爲十六也唐之府兵皆因隋舊則十六衛者本隋所置也然武德初止十二衛七年增爲十四衛至太宗始備十六衛而終唐之世凡言兼將者皆止十二衛何邪按隋百官志云左右翊衛所領名驃騎左右驍衛所領名豹騎左右武衛所領名熊渠左右屯衛所領名羽林左右禦衛所領名射聲左右候衛所領名欽飛而總號衛士則驃騎豹騎熊渠羽林射聲欽飛六者乃十二衛所部宿衛之士以爲六軍也唐改翊

禮考卷之五
三十一
衛爲左右衛屯衛爲威衛禦衛爲領軍衛候衛爲金
吾衛其驍衛武衛皆仍隋舊故百官志曰左右衛掌
宮禁宿衛凡五府三衛折衝府驃騎番上者受其名
簿而配以職驍衛掌同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
豹騎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守諸門在皇城四面宮
城內外則與左右衛分知助舖武衛掌同左右衛凡
翊府之翊衛外府熊渠番上者分配之威衛掌同左
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之羽林番上者分配之凡
分兵主守則知皇城東面助舖領軍衛掌同左右衛
凡翊府之翊衛外府射聲之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

主守則知皇城西面助舖及京城苑城諸門金吾衛
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堠道路水草之宜凡翊府之翊
衛外府飲飛番上者皆屬焉師田則執左右營之禁
南衙宿衛官將軍以下及千牛番上者皆配以職每
左右二衛置上將軍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
人李泌以爲即周開府之任也五府三衛謂親衛勳
衛翊衛以華胄子孫爲之謂之資蔭皆官也而屬于
左右衛分爲五府親衛之府一曰親府勳衛之府二
曰勳一府翊衛之府二曰翊一府翊二府每
府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五府中郎將掌領親衛

勲衛之屬宿衛者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番上者以名簿上于大將軍而配以職若翊府之翊衛則諸衛之所分配此皆以其番上者而言也外府即折衝以儲軍伍者也而外府番上宿衛之兵如前所云驃騎豹騎熊渠羽林射聲飲飛者乃其所統也若左右備身府即唐左右千牛衛也左右監門府即唐左右監門衛也其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之置與十二衛同但千牛掌侍衛及供御兵仗其備身主仗之人皆以門蔭子弟年少姿容美麗者補之爲貴胄起家之良選監門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其兵則皆驍威領軍六

衛之所分守而外府番上之兵皆非所領故不得與於十二衛也或以爲十六衛總府衛之番上者恐折衝府與六府三衛各有所分配而千牛監門不在折衝番上之內耳然有千牛而侍衛肅有監門而禁衛嚴則亦宮城內外之要職焉周官有八次八舍之法此十六衛所緣以起者歟杜牧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以儲兵伍或有不幸寇兵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悖消削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兵散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騎甲兵

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雅亦不能使
爲亂耳及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于朝
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
飄暴交梓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爲帥雅亦不能爲叛
也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遂篡
此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聖術也觀此則十六衛
所蓄之戎臣有事皆可以爲將而所領之兵則固出
於十二衛所隸之折衝府也當其調發則朝廷以符
契下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以屬于提兵之將事

畢而散于野則又統于折衝而隸于十二衛矣故方
鎮表曰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
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
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如此則兵權散主而亂無
由生豈非杜牧所謂聖筭聖術乎唐之府兵本因隋
制故備論十二衛以發其端云餘詳見後南北衙引
林駟說下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
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
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將兵

禮部考卷之五
二十萬武德初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統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舉關中之兵以臨四方三年更道爲軍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今按此唐高祖時關中府兵之制未及天下也改十二道爲軍會要以爲十二衛將軍取威名素著者爲之分關內諸衛隸焉云勸課農桑者見兵農猶未分

也葉適謂府衛既成農遂不復爲兵兵亦不復爲農兵農之分終不復合此蘇老泉之遺論也彼蓋徒知後世人無計口受田之法而爲兵者多是無田之家故云然耳殊不知諸府初行本因周隋舊制六家而出一兵故兵有土著據依之實人無市驅渙散之虞散歸雖隸伍符亦得不離本業此杜牧所謂兵散諸府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者也蓋與漢初調兵制同猶存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焉驃騎車騎即統府兵之將也若征調領兵之將則有建成領左三軍太宗領右三軍元吉領中軍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別將各一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言其勁勇能超越也其餘

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其屬教戰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疋與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今按唐之諸衛環衛京師以隸外府之兵而十道諸府則分列州鎮謂之折衝章氏所謂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是也折衝府雖各在外治兵而官實內任故百官志係於諸衛之後不列於外官之中欲使聯屬於內焉蓋其職與漢都尉同但不似都尉之爲外任官耳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蓋所選材力之士而以折衝府統之使得專肄如漢之材官騎士統於都尉而課都試也季冬率屬教戰正指都試非謂練卒歲止一次而已如此則兵皆常練無不可用之人矣故二十爲兵六

十而免中間四十年既隸戎籍所業在兵時或散罷就田可以不廢生理故志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于野得寓兵於農之大意焉折衝府數會要與陸贄杜牧之說多寡不同意者各據一時所見或所傳聞異辭耳今姑以唐志爲正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其隸諸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餘則以隸東宮六率李泌以爲東宮六率領六至三蓋十二衛者天子之宿衛也東宮有左右率府擬左右衛左右司禦率府擬左右領軍衛左右清道率府擬左右金吾衛

則太子之宿衛也以此分配則盡六百三十四府而分隸於十二衛與東宮六率矣太子六衛理不可虛以兵分衛則可以府分隸則不可故章氏曰太子管軍非古制也然太子所隸之兵亦必止於其所當番上之府耳其餘固皆隸於十二衛也章氏以爲唐置十六衛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是不知監門千牛四衛不與於領番上之兵也考之六典十二衛與六率分隸之兵共隸三百一十九府而左右衛止共領五十府領軍衛六十府其餘或五十府四十九府六率不過五府三府此與唐志李泌所傳之數

雖有不同而大畧不甚相遠矣然府各有名著爲定額似以二千里上下之府歲立常番而十道之中如劍南嶺南所極之地不止二千里外者亦當在番上之列矣雖番分十二月之內始一月上勢必有所不及此不過寓控制遠方之術而已於政未爲盡便也又十道總立六百三十四府而關內一道獨得二百六十一府其餘九道僅總得三百七十三府要之近地府密遠地府踈詳內畧外亦恐地遠則勢有所難行歟然而地近則役煩亦可想見矣天下之府凡六百三十四李泌以爲通計六十八萬人而以約

禮部考卷之五
三四
番上十二衛及東宮六率如前六典所分三百一十九府約得三十一萬九千人則宿衛之兵當天下府兵之半分為數番每月更上以後日張說募兵之數約之則京師常有十二萬人足備天子六軍正副之數而番下者亦足以為州府居守之資此居重馭輕亦制兵之善術也至其有事調發雖當遠府而所隸之衛皆得與聞焉否則何取於以府隸衛哉故典要云折衝府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俟征發天下衛士六十餘萬六十餘萬云者其即李泌六十八萬之數歟以六十餘萬之衆而通謂之衛士可見其皆隸于十二衛矣然兵部者本兵之任也故徵發之數給番之差總制焉又以見十二衛之有所統矣其應番之府而兵先調發則必有代之給番者且二千里内外有衆六十餘萬更番之人不患於寡餘兵隸在折衝緩急自能相應故雖遠在邊陲兵威亦足遙制觀李泌曰府兵分隸京師諸衛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無寇分番宿衛蓋言邊地在京西而當二千里内外者所發之兵固亦應番宿衛之士然亦可見府兵初行但有征調而無久戍矣因調兵而成久戍之例因久戍而淹更番之期府兵之困蓋由於

見其皆隸于十二衛矣然兵部者本兵之任也故徵發之數給番之差總制焉又以見十二衛之有所統矣其應番之府而兵先調發則必有代之給番者且二千里内外有衆六十餘萬更番之人不患於寡餘兵隸在折衝緩急自能相應故雖遠在邊陲兵威亦足遙制觀李泌曰府兵分隸京師諸衛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無寇分番宿衛蓋言邊地在京西而當二千里内外者所發之兵固亦應番宿衛之士然亦可見府兵初行但有征調而無久戍矣因調兵而成久戍之例因久戍而淹更番之期府兵之困蓋由於

此其法安得而不壞哉詳見下二條○符契銅魚符木契也六典曰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銅魚符所以起軍旒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軍折衝府諸處提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銅魚符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爲木契若王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并行軍所及領兵五百人馬五百疋以上征討亦給木契

玄宗開元十年張說爲相先是緣邊戍卒常六十餘萬

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今按唐初邊鎮雖無過更亦有折衝之府待番宿衛之兵布列近邊就田爲守故府兵在州事關刺史實邊鎮之所倚重也但其兵上隸京師諸衛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邊將不得而專焉然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未嘗有久戍之役而戍之役久則自高宗時劉仁軌圖吐蕃而師老厭戰始此說出於鄴侯家傳非無徵也則必謂舊制戍邊三歲一代者亦後來

禮部卷之五
所增非唐初之制矣張說時本無強寇而戍兵常至六十餘萬徒資將帥自衛營私而已此外役之所以難堪而府兵之所以日耗歟說知其情而奏罷二十餘萬宜矣但不能脩復府兵之法以嚴天子有道之守邊將安得而不握重兵哉○又按唐天下十道共府六百三十四爲兵六十八萬人內番上十二衛及東宮六率者大約正副十二萬人則存府之兵尚有五十六萬餘人當時府兵貧弱逃亡畧盡諸衛士又多不補宿衛不能給舊額數必不充然而緣邊戍卒乃有六十餘萬且張說所經疆場止是朔方一面其

戍卒烏得如許之多哉此可見高宗以後邊將調發府兵就留久戍而益府增兵因亦不少此百姓之所以困府兵之所以亡而宿衛之士不得不募矣衛士既募府兵不番而近鎮之兵遂爲邊將所據居重馭輕之權失而尾大不掉之勢成國威安得而復振哉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寔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寢以貧弱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募得精兵十三萬分隸

禮部考之五
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十一年令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每衛萬人

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制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隳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未嘗無弊不過舉其偏以補其不及而已若并其法廢

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且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今按此載張說募兵事見通鑑及兵志先言募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次言選十二萬爲長從宿衛則不隸諸衛而爲長從歲皆二番次又以長從宿衛名彍騎仍隸十二衛而分爲六番蓋一事而三更其制至後始定名彍騎耳故鄴侯家傳載此事云張說募士材力者十三萬人玄宗以彍騎名張說傳亦云請一切募勇強士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則爲一事可知彍騎初本長從宿衛曰長從則不復以府兵番上既又分隸十二衛則不

與於折衝府而折衝之任益輕矣募兵之術凡有數端如晁錯言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廩食亦募也李泌言鑄鐵器糴麥種以募戍卒耕荒田亦募也常清言出內帑錢市於京師募兵亦募也賜爵復家非時宜所急而予直則費又不貲不知張說當時用何術以募邪夫一兵之資本有戎器馱馬鎬幕糗糧之備舊皆六家所供今募直亦豈宜少此數哉然猶恐人不樂從故優其科條復繇給賜必從厚焉此非出內帑錢何以充之其視民間出一府兵者費常加重故曰府兵廢而唐有養兵之困况所募之士不問所

從來而但取材力則兵不土著鄉井無歸徇利忘身不自愛惜一不得志安保其不渙然離乎是不若府兵之有實地也當府兵之初行也每府番上太宗必引於殿庭親自教射加以賞賜及分隸十二衛皆選勲德信臣為將軍故撫綏訓練備至其蓄養有恩如此兵安得而不盛乎其後邊將占役日久宿衛更番不時終身為兵雜繇不免府兵之壞良以此耳章氏謂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又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為府兵之所以壞此知其一耳未為探本也以古者畿內制兵論之每井歲以一番道路不

禮易卷之五
三九
過五百里之內而府兵之番則皆月上總而言之大約五百里之府每歲僅有二月之役若二千里之府則役止一月而已况番兵郡國秦漢以來率以為常在後世民亦不以遠為病也如太宗時亦此府兵何嘗有病於遠哉但番上一月即更似乎紛擾然亦恐如漢戍邊三日之可以貼更錢也故其壞也特在更番不時撫馭失道耳瓊山丘氏曰府兵無事則番上宿衛有事則調發出征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繇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

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此數言者蓋得府兵所以壞之意矣○曠騎弓騎也又名射騎胡三省曰引滿曰曠

天寶八載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叅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故時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必曰侍官云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

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時李林甫為相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鑄幕糗糧並廢矣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選士大夫亦恥為之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而祿山之反禁兵皆不能受甲矣

今按百官志折衝都尉師役則總戒其資糧點習而府之兵則起於六家而供一役州刺史所得領焉諸州為支郡各隸於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使即採訪使之類謂之監司非係邊防未有旌節也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而稱節鎮焉此高宗永徽中以都督帶使持節時事而節度使猶為都督之帶銜耳至肅宗至德初方以節度使為專官而一道之事無不領矣杜佑曰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勅採訪使但舉大綱郡務並委郡守至德之後改為觀察皆併領都團練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馬端臨曰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節度多兼觀察又

各道雖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畧等使亦多以節度兼之蓋使名雖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觀此則節度使本即都督而其權所以爲重也又六典云諸州折衝府提兵鎮守之所皆有銅魚諸州有兵馬受處分者皆有木契故書契之下都督與郡府相參驗皆合然後發兵如調山東卒戍邊皆待符契也其後府兵法廢兵遂領於鎮將故憲宗元和末年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建言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道州縣各置鎮將領軍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雖有奸雄必不能以一州獨反

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遂詔刺史領諸道支郡兵馬觀此則唐初刺史雖隸於都督而府兵實刺史所領矣蓋府兵之法皆仍後周其置府兵本以郡守農隙教試閱兵仗衣糧六家供備則兵實郡守所督而以屬於府也故唐之發兵教習不精者罪及刺史有由然焉夫兵廢官輕則士大夫恥爲矣此上皆言府兵以下則言曠騎也時府兵法已廢而猶云然者見府兵已不與宿衛而其府猶存虛額也人皆逃亡無兵可調故停魚書此爲邊將而言也魚書停而邊將之

發兵不待請命矣舊時府人目番上者爲侍官指武
后時言蓋當時番上府兵常爲朝要子弟所私人以
爲有權故稱侍官蓋禮重之詞也其後府職日賤皆
不肯爲則以爲辱矣故人亦稱侍官以詬病之胡三
省曰詬病猶恥辱也戍邊者本調山東府兵因爲邊
將所苦則人不樂爲然州縣亦必發之故劉仁軌兵
疏曰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雖老
弱亦不得逃焉是應爲府兵者皆州縣之所抑勒也
安得而不盡亡匿哉然而精兵聚於西北者通鑑開
元二十五年李林甫爲相請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

度使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
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此即所謂長征健兒也邊將之兵既得自選及停折
衝府上下魚書而兵遂盡爲邊將所擅矣又僖宗乾
符五年河東節度使竇瀚發土團千人戍代土團不
發求優賞諭給錢三百布一端則當時諸鎮已有所
謂土團者亦必待於給賞而發此唐養兵之費所以
爲廣歟餘詳見下條○又按張說募曠騎止以宿衛
也謂之長從兵李林甫募健兒則以戍邊也謂之長
征兵長從者以扈從言也長征者以調征言也有長

從而府無番上之兵矣有長征而邊有常養之兵矣
故朱子曰自六國至秦漢以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
調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方有長征兵蓋謂此也○
祿山反見後方鎮條下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
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
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
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叅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
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
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

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師老厭戰於是始有久
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寢墮爲人所賤百姓
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
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
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
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
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
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爲六
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
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向使府

兵之法常存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
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
議之

今按符契參驗詳見上條折衝都尉與漢郡都尉皆
典兵之官漢之都試郡縣之官盡會而唐則折衝都
尉教戰不及刺史者蓋都尉本郡佐而折衝府與州
異司或難齊一故不並言耳然而將帥按閱教習不
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則刺史亦應與都試
之事者矣便道罷之者胡三省曰罷兵使各隨便道
歸農不必還至京師而後罷也山東戍卒多齎繒帛

自隨者即李泌所謂山東之人西戍者皆人齎練數
百疋自隨為三年之計者也此特言邊戍衣糧自備
耳若出征則官給之觀劉仁軌言往在海西百姓爭
欲從軍或請自備衣糧謂之義征可見征伐之際衣
糧當從官給矣代戍則自齎繒帛出征則自備衣糧
雖皆征調事各不同至後則戍邊者亦給食焉詳見
下條益為六軍者時禁中已有左右羽林軍左右龍
武軍左右神策軍謂之神策六軍或以十二衛合左
右為六軍非也李林甫奏諸軍皆募之兵謂之長征
健兒云諸軍者謂諸軍鎮也蓋謂戍邊發耳俟河中

平者時李懷光反河中方致討也觀李泌此說可以見唐初本無調兵遠戍之事特起於劉仁軌自後遂定爲三年更戍之例矣戍卒顧戀田園恐累宗族不敢外叛內侮此見府兵之善也但天寶時已募曠騎不用府兵而府兵僅存貧弱者爲邊將所番調耳府兵屬於邊將其後又得自召募而京師兵弱矣邊將雖兵強而召募者多市井鬻販之人亦不足恃也已故鄴侯家傳曰唐舊志戍邊者三年一代後以其勞於道路乃募更住三年者賜物二十段開元中遂令諸軍皆募謂之健兒李林甫又請諸軍召募長征健

兒以息山東兵士於是師不土著無家族之顧殺帥自擅之兆生矣正謂此也此與下條本一時之言但詳畧不同耳故備載之以互相發○又按古者天子無遣兵戍邊之法蓋諸侯之附近者民自爲兵且田且守如宋之以鄉兵爲團也豈惟後世哉在成周時韓侯之國介於追貊而能控制百蠻此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之事也唐初邊境不屯重兵亦緣太宗用兵神武威震蠻方畧示計謀則擒頡利虜高昌破吐谷渾降薛延陀四夷皆懾服矣先聲所至何待戎兵故府兵就田亦足自備蓋庶幾守在四夷之意焉然

其德豈真足以服百蠻者哉不數十年府兵盡爲邊
鎮之戍而京師無復宿衛之番外重內輕勢成倒置
非惟不能制外夷之侵陵而先已啓邊將之背叛矣
李泌雖惓惓欲復府兵而徒法亦何以能自行哉
三年上復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
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
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
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
何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能用臣言可以不
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

果能如之何爲不用對曰今吐蕃又居原蘭之間以牛
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
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得六萬餘牛
又命諸冶鑄鐵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
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
一官爲糴之來春種麥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
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寢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
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
矣上曰善即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
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卿言府兵亦

集如何對曰戍卒皆屯田致富則安於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將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關中已實則戍卒皆土著不假征戍矣因遂以爲府兵移舊府名即而置之分隸京師諸軍諸衛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無寇分番宿衛府兵成矣上曰此乃神謀也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

胡三省曰色斑爛謂之纈

今按唐之戍邊自劉仁軌始本以符契調發府兵遂

爲三年一更之制然府兵初戍猶能以繒帛自隨爲衣糧久備至後役困難堪亡匿畧盡而所調山東戍卒雖仍府兵之額已皆烏合之人蓋自是貧弱者多始有月糧之給焉故李泌言山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其所由來者漸矣泌之意欲留戍卒屯田俟其食足因復府兵時遭饑歉恐不可留故云未暇議府兵也此爲邊鎮而發蓋將圖吐蕃耳邊鎮復府兵而曰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可以見邊將之不得專矣府兵本隸諸衛時已有六軍故併諸軍言又云無寇分番宿衛則緣邊之府亦在

禮部考卷之五
番兵入衛之列者歟夫戍邊之番不息而養兵之費日多民貧國困廩藏皆虛惟有屯田一事庶足供軍策之善者也惜乎德宗政多姑息心又猜防必蓋有以量其不可盡言者矣卒至宦官典兵於內方鎮專兵於外何足以議成功哉

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以道曰平盧道曰范陽道曰河東道曰關內道曰河西道曰北庭道曰安西道曰隴右道曰劍南道曰江南道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城鎮守捉皆

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睿宗景雲二年以賀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西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當時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屬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取捨由於

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山堂章氏曰唐初以軍鎮城守捉兵置都督於邊以制夷狄也以府兵番上於京師置十二衛以制外兵也至於府兵壞而為射騎射騎又壞內兵既弱則邊兵為患祿山反以邊兵致變則吐蕃回紇乘間入矣又曰邊兵弱則夷狄為患畿兵弱則邊兵為患推唐弊源只緣開邊大廣則都督兵不得不多都督兵多則畿兵弱不應不為患矣

今按唐地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

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南北如漢之盛
東不及而西過之蓋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
夷稍稍內附者即其部落置州縣凡州府八百五十
六以羈縻之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
史皆得世襲雖貢賦多不上戶部然皆邊州都督都
護所領此其開邊之廣也務廣地而不廣德所恃者
畿兵耳畿兵既不足以制之則邊兵且自爲亂何足
倚以制夷狄哉節度初置猶未名官至于景雲乃始
專設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
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故容齋洪氏曰唐制節

度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
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
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
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鄴
陽馬氏亦曰天寶分西北十道節度使以其兵防邊
耳未有世襲之節度也自安史亂而後河北三鎮有
世襲節度使矣然未有東南世襲之節度也自黃巢
亂而後東南徧海內皆爲世襲節度矣觀此則節度
使之官定於景雲而盛於至德也天寶元年所分十
節度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

曰平盧曰隴右曰劍南曰嶺南而劍南嶺南不在西北然止爲防邊而設耳至肅宗至德之後以祿山作亂中原用兵增置漸多遂至分爲四十餘道刺史皆治軍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急則易以觀察之號而天下紛紛矣故葉適謂祿山起於倉猝未至無可經營無故增立節度徧滿四方天下分裂唐自壞耳併記於此以見節度使建置之由安史者祿山與子慶緒及其將史思明也餘見前天寶八載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條下安祿山反見通鑑天寶十四載九節度謂朔方郭子

儀淮西魯吳興平李奂滑濮許叔冀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也
是時監軍者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觀軍容使之名始此事在通鑑肅宗乾元元年本年平盧軍亂立裨將侯希逸爲軍使詔以爲節度副使而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河朔三鎮魏博治魏州邢鎮冀治鎮州常山郡盧龍治幽州范陽郡德宗建中二年則魏博留後田悅鎮冀留後李惟岳盧龍留後李正己先及其後三鎮皆僭號稱王久征不服至復其官爵而始定穆宗長慶元年則盧龍兵馬使朱克融

殺其節度張弘靖鎮冀兵馬使王庭湊殺其節度田
弘正明年則魏兵馬使史憲誠逼其節度田布自
殺而皆自為留後朝廷尋皆赦之而以為節度使此
所謂姑息也朱全忠李克用初以討黃巢僖宗中和
二年以全忠為宣武節度使鎮汴州為梁地三年以
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鎮太原為晉地至昭宗乾寧
元年封克用為晉王天復元年封全忠為梁王李克
用以晉兵犯京師在僖宗光啓元年時尚未為晉王
也全忠自未封梁王之前並無以兵犯京師之事至
天復三年誅宦官梁兵始至京師而此以梁兵言於

晉兵之前者蓋錯綜以成文耳李茂貞鳳翔節度鎮
岐韓建鎮國節度鎮華又有王行瑜為靜難節度鎮
邠皆於昭宗景福二年及乾寧元年舉兵犯京師殺
大臣如杜讓能之類罪已詔見光化元年其後所存
大國止有吳浙荆湖閩廣岐蜀燕晉而其餘皆為梁
所併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
衙禁軍也

林氏駟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
此唐之十六衛也宿衛所任之人始以大臣兼領自

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遂橫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其後諸軍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金吾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集所謂國家設十六衛者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

正兵也今以禁衛爲北衙衛兵爲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推言其故皆外臣不與禁軍專歸宦者爲患至是也

今按漢南北軍之制北軍者執金吾所掌京城巡徼之兵南軍者衛尉所掌宮城宿衛之兵而光祿勳在南軍之內則掌郎衛之官者也武帝雖增置期門羽林然亦光祿勳之屬也至光武以五營校尉屬中壘本北軍也而得入宿衛城門校尉亦北軍也而衛尉乃以屬焉則雖有南北軍之分而亦互相制焉至其所謂光祿勳執金吾與衛尉之舊職則固未嘗盡廢

也今唐之十六衛左右監門則漢宮掖門之職而屬於衛尉者也左右千牛衛則漢期門羽林之職而屬於光祿勳者也此四衛者雖亦與於宿衛而諸府番上之兵非有所領故言衛者常止以十二焉自隋以後雖猶存光祿寺衛尉寺之名而光祿之所掌者移於饌羞酒醴之微衛尉之所掌者止於儀仗兵器之末其職皆非漢舊矣十二衛中有金吾則猶漢執金吾之職也衛雖分爲十二各有司存而郎衛兵衛南軍北軍固已混於其中矣諸衛既爲南衛則漢之南北軍皆南衛也特別立禁軍名北衛則亦自分南北

耳說者遂以南衛爲漢南軍北衛爲漢北軍殊不知諸衛之爲南衛以其屯於宮南禁軍之爲北衛以其爲北門長上而在禁苑耳與漢南北軍之制異矣林氏敘白樂天之說已明而何後人猶仍其誤哉長安志曰禁苑在宮城之北

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衛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

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高宗龍翔二年始取府兵越射步騎置左右羽林軍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萬騎分左右營玄宗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弟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時郭子儀領朔方全軍東討置元帥府收其子弟有衆三萬分番於行在宿衛又擇善騎射者置衙前

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中貴監之以備出入翊從其後射生軍又號寶應軍

今按高祖初下京城即以元從義兵之願留宿衛者給以渭北白渠之田置營以處而使驍衛將軍主之太宗以元從軍爲龍武分爲左右置將數員分掌又於元從揀善射者百人分兩番於北門番上從獵謂之百騎後漸衆改爲千騎於北門別置營壘猶統龍武軍其後轉多改爲萬騎而名羽林軍分左右置將軍員如龍武羽林盛而龍武衰焉初元從軍老及闕

禮苑卷之五
必取其家子弟鄉親代之及置羽林萬騎但取材藝
矣此本鄴侯家傳是神武羽林本皆元從軍也但羽
林於元從中取善射有材力者耳今唐志乃謂高宗
取府兵越射步騎置左右羽林則似羽林選於府兵
之中而不皆元從也觀鄴侯羽林萬騎但取材藝之
言則不皆元從亦可知矣龍武羽林雖各置將軍然
高祖時元從主於驍衛太宗時領於諸衛本皆與於
宿衛之人未嘗漫然無所屬也至張說一切請募曠
騎而諸軍諸衛各以募充不相統攝兵皆召募市販
遂多故禁軍漸耗而護從乏人至神武增置并羽林

龍武各分左右二廂而禁內始備六軍之制於是遂
為北衙六軍矣此由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
自備禁軍也寶應軍中英武軍不在六軍之數肅宗
赴靈武即位見通鑑王德元載

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
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
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
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魚朝恩皆屯
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
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義皆鎮

陝其後伯玉罷以郭英義兼神策節度英義入爲僕射
軍遂統於觀軍容使

今按鄴侯家傳謂郭子儀收復京師元帥府兵多鎮
於陝而魚朝恩皆得監之則朝恩所監者不止神策
軍而亦不自監九節度師始也特觀軍容之名始於
監九節度耳其後代宗時程元振亦以宦官監元帥
府軍遂爲故事矣夫宦官所以不可委任事權者以
其暱近天子而易爲奸依憑城社而難於去也况使
監兵豈不害政之大哉當穆宗時朱克融王庭湊之
作亂也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

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
領偏軍者亦置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
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
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
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
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
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
萬之衆裴度元臣夙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
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史
憲誠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併朱克融王庭湊以

禮人外卷之五
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此非宦
官監軍之所由致乎宦官之橫益甚而諸道之忿益
深雖宦官亦不能自保矣可不戒哉○裴度河東節
度烏重胤橫海節度李光顏忠武節度皆奉命討賊
者幽鎮朱克融也亂自朱克融始故以幽鎮言節授
三鎮再失河朔詳見前方鎮條下

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
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
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
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寔盛分爲左右兩
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領之又請
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又
以興平武功天興隸之

王子充曰舊史官制羽林龍武神武謂之北衙六軍
會要貞元十四年始詔神策左右軍置統軍品秩同
六軍則神策不在六軍之數明矣

今按永泰代宗年號貞元德宗年號貞元十四年在
永泰元年後三十二年苑中禁苑也王應麟曰苑地
廣故唐世多於苑中用兵

朝恩罪誅以劉希暹代爲神策軍使希暹復得罪以朝

禮苑卷之五
恩舊校王鶴駕代將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志貞為使請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歿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去帝遂出奔及志貞流貶神策軍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

今按李希烈本淮西將殺節度李忠臣而自為留後

至建中三年反時田悅與李正己子李納李惟岳將王武俊而朱泚第朱滔亦尋與武俊等皆在河北作亂故曰河北盜且起神策都虞候李晟等方奉命討悅未克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督神策軍助討不利云神策之士多鬪死當在此時又如建中四年神策將劉德為淮西兵所敗之類涇卒者涇原節度使姚令言之兵也以李希烈寇襄城發涇原兵救之因賞薄遂作亂于京師而德宗遂幸奉天令言亦反是年十二月白志貞貶為遠州司馬飛狐今大同府廣昌入懷仁縣界可由代州出河東至奉天之道時晟討

朱滔等退保定州故從飛狐道出也晟為行營節度
屯中渭橋事在本年十一月

貞元二年特置監勾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大
將以下又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軍
使神策龍武皆加將軍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
宗以後北軍增置軍名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
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

今按上元中神策軍置節度使而以中官為觀軍容
使監之其後盡統於觀軍容使及李晟入援置行營
於渭橋而復以為節度京師神策軍則置大將軍以
下而後罷置節度使特置監勾當即監軍也神策初
本不在六軍之數至是則盛矣射生軍即英武軍今
以其累有清難功故復賜名神威軍併得列於十軍
焉

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京師之人
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貞元十二年以左右神策軍將
軍為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
以此寵之時邊軍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之給最厚
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繇是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

禮疑考卷之五
五萬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以奪宦者
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神威軍合為
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
軍

今按神武軍雖省而未廢神威軍則已廢矣其軍俱
合名天威軍及又廢天威軍則神武軍猶存也併神
策為八軍矣故昭宗時既廢神策軍而猶有舊六軍
之名也事在下條

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
令孜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

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頭
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
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為京西招討使悉發神
策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為
斬神策中尉西門君遂李周潼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
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蹊
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行瑜弟同州節度
使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暄請天子幸邠州
都頭李筠以其軍衛帝出幸莎城石門月餘乃還又詔
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置殿後四軍嗣覃

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覃王戰敗
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宅不令典
兵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都頭李筠
石門功第一建復奏斬之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
神策軍稍復置之以六千人爲定

今按僖宗幸蜀以黃巢入長安而走興元也事在廣
明元年田令孜西門君遂李周潼駱全瓘劉景暄皆
宦官也殺西門君遂李周潼事在景福二年殺韋昭
度李蹊及李克用討王行瑜與天子幸汾及莎城石
門並在乾寧二年王子充曰莎城在啓夏門外屬京

兆府萬年縣石門鎮在京兆府藍田縣西南四十里
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
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
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
誨張弘彥等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
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
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
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

今按昭宗以乾寧三年幸華州至光化元年始還長
安而劉季述等幽帝在光化三年云是歲者蓋承復

置神策之年而言耳劉季述等誅而昭宗復位在天復元年朱全忠誅宦官在天復三年蓋崔胤所召已見前方鎮條下劉季述王仲先韓全誨張弘彥皆宦官也諸司有司之事也兩軍左右神策之軍也崔胤雖兼判之而亦有名無實矣

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胤令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今按全忠歸鎮留屯事在誅宦官之後崔胤爲全忠

所殺在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弒昭宗在本年八月

唐書兵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

安險尊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
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
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
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
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
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滅亡可不哀哉

今按唐志歐陽文忠公之論也迹其本末治亂昭然
有天下者可以監矣

山堂章氏曰唐自世業府兵之制壞而猶有軍廩屯
田營田以捍要衝以助兵食玄宗開元末天下屯田

入穀幾二百萬斛憲宗元和中韓重華屯田于振武
歲收粟二十萬石文宗太和末畢誠營田邠寧歲收
三十萬斛皆省度支錢以數百萬計至於五代易置
天子皆以兵於是不聞有屯田者惟見石晉括民穀
周氏鬻營田而隸營田之民於州縣遣使均天下之
田稅而已然則兵民之分始於府兵之壞而極於屯
田之俱廢天下安得不以養兵而困哉

今按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
而分里管業以居其人故以營名屯田以兵營田以
民雖各異制而亦相通屯田之議雖起於晁錯

禮典卷之五
國然戰國時燕

營田以爲守乎此李沙

故屯田雖止爲一方屯戍而言

意焉至五代盡廢屯田而養兵之費一取於民以能給乎其得國不久而遽失也宜哉此誠足國安邊之要務故附論於此焉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帝以軍儲不足謀於諸臣莫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損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

未能捐省輸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少休矣竟不能行

胡三省曰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

今按亂世諸臣論兵類皆功利之見惟此數言得養兵之本故特錄之

讀禮疑圖卷之五





